

原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国保大队长刘伟民遭恶报

原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元宝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刘伟民，男，五十多岁，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遭恶报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现在生活不能自理。当地公安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刘伟民得有专人陪护料理，活得很惨。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刘伟民在赤峰元宝山区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至少有八年的时间，从城区到乡村，刘伟民基本是亲临现场，随时毒打、谩骂、酷刑逼供法轮功学员，他是活跃在迫害第一线上的主要打手。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劳教、判刑，有的家庭妻离子散，有的孩童成为孤儿……无辜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都成为刘伟民迫害的对象。

元宝山建昌营一孟姓家族中，多人修炼法轮功。刘伟民恨不得要把这家族人都要抓起来，一次刘伟民带领警察，抓捕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孟家的儿子也被押上了车，其父亲哀求着警察不要把他的儿子抓走，老泪纵横地跪在警车前，试图救回他的儿子。老人的哀求没有丝毫的作用，警察押着这些法轮功学员扬长而去。

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晚，元宝山区平庄及周边地区，一夜之间铺满了真相资料，到处张贴着真相传单。元宝山区警察杨震远、刘伟民等开始疯狂抓捕，展开了群体迫害。平庄、西露天、五家、元宝山等地的五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从培兰等在元宝山区看守所，受尽“冰冻”、“开皮”、毒打等酷刑，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末的一天，好多法轮功学员不约而同想要向元宝山区的各界人员说明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修炼者不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不自私、不贪财、做事先想到别人而且不与人争斗。当时法轮功学员找人代

笔给当时的元宝山区党委书记梁万龙写了封真相信，劝元宝山区领导不要受谎言欺骗，“自焚”是造假。当时有三十二人签了名。二零零一年二月九日（皇历正月十七）下午，刘伟民带着警察窜到建昌营地区，谎称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把在那封信上签名的法轮功学员都叫到派出所。到晚上九点左右，当时大概来了二十八人，有的人鞋也没穿就被拽到了派出所。

警察将法轮功学员赶上了院内停的一辆长班车上，连夜拉到元宝山区平庄看守所，到看守所时已是夜间十二点了。所长拿出一张表格，指挥着狱警逼每个人在表的两边填上名字，刘伟民还问给梁万龙的信是谁写的？每个人签完名后就被撵到一间冰冷的屋内，破木板床高低不平，先躺下的有地方，后躺下的身子就有点悬空，大家都侧着身子一夜谁也没办法翻动，有枕砖头的，有枕胳膊的，没有盖的被褥。

第二天早六点，天还黑着警察就叫喊着，不准穿鞋到院子站队，光脚跑步了。寒冷的北风呼呼吹着，地上有一层薄雪，看守所院子周围没有路，地上有草根等杂物，有的地段有玻璃碴子，小石子、硬土块等，高低不平很难走。警察还叫嚣着：“快跑”有的说：“谁不炼了就进屋”。第一天没人掉队，一直跑到六点多钟。

警察们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穿着棉鞋，手插在兜里，双脚还不停地跺着。可是法轮功学员都是光着脚在雪地上顶着刺骨的北风，在遭受迫害。狱警们没多大会就轮换了，到屋里取暖去了。后来干脆就换成犯人来看这些修大法的人了。但这些犯人也穿着黄大衣，戴着大棉帽子，穿着翻毛皮棉鞋，过不多一会他们都是不停地跺脚，嘴中发

出嘶嘶哈哈的声音，而且过一段时间就和另一个犯人轮换着。

两天后法轮功学员们渐渐地跑不动了。嘴唇开始裂口子，想喝水，不管口渴的什么样，也不给喝一口水，不管怎样请求都不给喝一口水，嘴唇干裂厉害深的口子中流着血，嘴一动都很疼。最严重的是脚，第三天脚底起水泡的，磨破的冻坏脚的，张淑兰的脚都冻成紫色肿得很厉害，没多久脚皮烂开了，直流血水，别人都睡了她还抱着脚摇晃着，每晚用一大卷卫生纸连擦带包的血水还是湿透了被褥，谁都不敢看小张的脚，看了心都太难受。就这样张淑兰每天也得外出，不跑也得跟着走。还有白玉琴的脚掌破了皮（另外还有赵吉琴、刘桂华）有三个法轮功学员的脚掌的皮磨掉了肉烂了，脚掌前烂了坑，每艰难地走上一步，地上都留下点点血印。

二零零一年春天，元宝山区公安分局以刘伟民为首的，在红卫矿、八家镇等地进行大搜捕，骚扰多人，非法抓捕了元宝山红卫矿张丽梅、于风杰、何瑞芳、魏凤英、张绍云等法轮功学员。刘伟民等警察对她们都进行了酷刑折磨，打耳光、踢踹、毒打等，她们被打得鼻青脸肿。刘伟民揪住何瑞芳的头发，转圈儿抡。她们都被非法判刑，这是元宝山地区第一个非法判刑的案件，当时她们几个都受到了酷刑折磨。张丽梅被非法判刑七年，于风杰被非法判刑四年，何瑞芳被非法判刑四年，魏凤英被非法判刑三年，张绍云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一年七月末八月初，元宝山区公安分局以杨振远、刘伟民、马海军为首的，在平庄城区进行连续几天几夜的大搜捕，三更半夜入室抄家并进行绑架，前后非法抓捕王平等二十多人，警察们（转下页）

(接上页)对每个人都实施了暴力逼供。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中午开始,赤峰市“610”成员、安全局、公安局、元宝山、红山、松山等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约二百名警察,在元宝山、元宝山电厂、元宝山矿、建昌营、红卫、八家村等地绑架法轮功学员,历时半个月,约七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近三十人被判刑或劳教,五处资料点被破坏,数名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价值几十万元的机器和现金被洗劫一空。

平庄西露天法轮功学员高素琴,生前至少被绑架、洗脑迫害三次。二零零零年十月,高素琴和她

的母亲都被关入元宝山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十多天。高素琴还曾经被劫持到宁城八里罕强制洗脑迫害。高素琴每次被迫害,刘伟民都是亲自参与迫害。二零零五年八月高素琴再次被绑架到赤峰洗脑班,主办赤峰洗脑班的是原赤峰610头目、公安局副局长杨春悦。当高素琴的丈夫及亲人去公安局找刘伟民理论,质问为什么抓人时,刘伟民回答说:“炼法轮功的就抓。”刘伟民执意不肯放人。就在这时候,杨春悦的儿子杨志慧于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车祸中惨死,高素琴等法轮功学员才得以被放回家。(二零一四年三月,杨春悦死于癌症。)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仅列举了刘伟民作恶的几个例子,他的恶行远不止这些,他给众多善良的人制造了莫大的苦难。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都会有因果报应,或是善报,或是恶报。行恶还是行善,是个人所为和自己的选择,在众多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下,刘伟民拒绝良知善念,一意行恶,最终落得个如今的悲惨下场。

天理昭彰,善恶有报,谁人都逃不过这一天理的制约。法轮功学员不愿看到恶报的发生,所以一直在讲真相,劝善。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大法的人赶紧停止迫害,否则报应来时已晚了!◇



您损失了什么?

从前,俄国有个“无神论”学者,来到会场向人们宣讲上帝绝对不存在。讲到得意时,他高声叫喊:“上帝,假如您果真有灵,请您下来,当着大家的面把我杀死,我们便相信您是存在的了!”他故意静候了几分钟,上帝没有下来杀死他。他便向听众说:“你们都看见了,上帝根本不存在!”

会场有一位妇人,头上裹着盘中,站起来对他说:“先生,您的理论很高明,您是个饱学之士。我只是一个农村妇人,不能反驳您,只想请您回答我心中一个问题:我信奉耶稣多年来,心中有了主的救恩,十分快乐;我爱读《圣经》,越读越有味,心中充满耶稣给我的安慰;因为信奉耶稣,人生有了最大的快乐。请问:假如我死时发现上帝根本不存在,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经全不可靠,我这一辈子信奉耶稣,损失了什么?”

“无神论”学者想了好一会儿,低声回答:“女士,我想您一点儿损失也没有。”

妇人又向学者说道:“谢谢您这

样好的回答。我心中还有一个问题:当您死的时候,假如您发现果真有上帝,圣经是千真万确的,耶稣果然是神的儿子,也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我想请问,您损失了什么?”学者想了许久,竟无言以对。

这个动听又传神的小故事,远远没有表完信神的全部好处。但愿这个故事能引起所有无神论者静心的思考,并随之发出会心的微笑。

现在来问问那些听到法轮功真相,却不肯退出中共组织的大陆人:

“谢谢您听我讲述法轮功真相。我现在问您一个问题:当您将来有一天,假如您发现真‘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法轮功讲的千真万确,大法弟子果然是救人的使者,也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不‘三退’

‘真会陪葬中共下地狱,我想请问,您损失了什么?’◇



今天,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已和中共体制本身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中共的各种罪恶表现:杀戮、残暴、腐朽、荒淫、堕落、荒谬、黑暗、谎言、欺骗、灭绝人性、无法无天……就集中体现在江泽民集团身上,二者已无可分割。

中共在建政后的几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害死中国人八千万,罪业深重,而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因迫害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滔天罪恶,断送了中共的最后一点合法性,也从根本上打倒了中共自己,中共已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对真、善、忍的打压和迫害,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法制基础,把社会带入全面的黑暗与罪恶。而随之造成中共的腐败也是深入骨髓和全方位的,今天不断曝光的塌方式腐败案例,不断“再创新高”一个又一个天文数字般的贪腐金额,而那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紧紧捆绑的中共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